

野百合花

花城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十分奇特的书。

书中所收，全属五十年来历次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的主要作家的散文作品。

全书共分四辑：第一辑“野百合花”，主要收入王实味、萧军、丁玲、艾青、罗烽五人在延安时期经受批判的文章；第二辑“白色花”，收入胡风及所谓“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多人的文章；第三辑“仙人掌”主要收入冯雪峰、聂绀弩、徐懋庸、萧乾、吴祖光等被错划为“右派”的十多人的文章；第四辑“山茶花”，则是文革初期被称为“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作品。这些作品，均系有感而发，主题不同，风格迥异。

附录四篇文章，旨在提供有关运动以及作家作品的背景材料。以利于读者的阅读，并进一步了解反“左”的重要性。

出版说明

从 40 年代至 60 年代,由于受极左思想等影响,文坛先后发生了几桩众所周知的冤案。王实味因写《野百合花》等文章而被指为“反革命奸细分子”、“托派”;胡风因上书三十万言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书而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一批著名的作家因发表文章帮助党整风而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邓拓等因撰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而被斥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几桩文坛冤案,如今虽都已先后得到平反昭雪,然而,他们当年藉以获“罪”的这些文章内容如何?它们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表的?作为在文坛上有一定地位的这些作家,他们前前后后还写过哪些有代表性的文章?随着时光流逝,这些问题对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来说无疑是十分陌生的;即便是研习中国近现代史的人恐也未必能尽道其详。本书辑录了三十三位作家的九十二篇文章和四篇附录,旨在为关心上述问题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份翔实的资料。至于对这些文章该如何评价?这个工作则有待有关专家和文艺评论家去做了。

1992 年 7 月

目 录

第 1 辑:野百合花

王实味

野百合花	3
政治家·艺术家	11
零感两则	15
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	16

萧 军

论同志之“爱”与“耐”	18
政、教泛谈	19
丑角杂谈	23
丑角杂谈	25
君道章(节选)	27
论:“混”	29
夏夜抄之二	29

丁 玲

三八节有感	31
三八节有感	32

艾 青

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37
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38

罗 烽

漫谈批评	41
漫谈批评	41
还是杂文的时代	44
嚣张录	46

第2辑：白色花

胡 风	50
向罗曼·罗兰致敬	51
不死的青春	54
阿 垅	63
在雨中走着	63
贾植芳	67
沉闷期的断想	67
黑夜颂	75
蛇	78
耿 庸	81
一个默默的人的第一句话	81
论“私房”	83
什么宝贝儿在维持这个社会	88
路 翎	92
滩上	92
彭燕郊	96
宽阔的蔚蓝	96
曾 卓	99
山居	99
王元化	102
献——	102

第3辑：仙人掌

费孝通	108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108
聂绀弩	119
我若为王.....	120
论娼妓.....	122
论发脾气.....	125
论“青天大老爷”.....	128
论拍马.....	131
颂中国古代的选举.....	133
冯雪峰	135
简论市侩主义.....	136
发疯.....	140
冤狱与事实.....	144
徐懋庸	146
两种春天.....	146
不要纪念吧.....	150
苟全性命法.....	152
小品文的新危机.....	153
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	156
不要怕民主.....	159
宋士杰这个人.....	161
武器、刑具和道具.....	164
真理归于谁家.....	167
“蝉噪居”漫笔.....	170

4 野百合花

冷却了的悲痛·····	180
宋云彬 ·····	190
从焚书到读书·····	190
检陶·····	192
杂谈两则·····	194
奴隶篇·····	197
从一篇杂文谈到讽刺·····	200
陈企霞 ·····	203
狼叫·····	203
艾 青 ·····	206
画鸟的猎人·····	206
偶像的话·····	207
养花人的梦·····	208
蝉的歌·····	210
流沙河 ·····	213
草木篇·····	213
钟惦斐 ·····	215
电影的锣鼓·····	215
吴祖光 ·····	221
重见天窗·····	221
《海棠集》序·····	224
梦见紫荆树开花·····	225
“相府门前七品官”·····	228
萧 乾 ·····	231
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232
舒 芜 ·····	240
说“难免”·····	240

严 秀	243
从“孟德新书”失传说起.....	243
黄苗子	249
也谈镜子.....	249
鬼趣图和它的题跋.....	252
蓝 翎	258
“争鸣”与著作.....	258
半间房随笔.....	259
舒 展	261
不要老是荷花舞.....	261
邵燕祥	263
小闹闹.....	263
巴 人	276
况钟的笔.....	277
论人情.....	279

第 4 辑：山茶花

邓 拓	287
“伟大的空话”.....	288
陈绛和王耿的案件.....	290
王道和霸道.....	292
废弃“庸人政治”.....	295
爱护劳动力的学说.....	297
专治“健忘症”.....	300
事事关心.....	302
吴 晗	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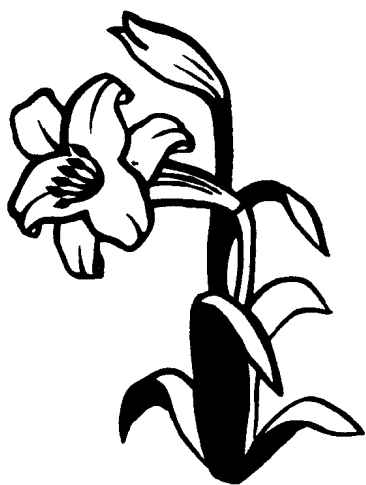
6 野百合花

论文化杀戮.....	305
报纸与舆论.....	308
论打手政治.....	311
人和鬼.....	317
海瑞骂皇帝.....	320
廖沫沙	323
官僚与贪污.....	323
乱弹杂记.....	326
有鬼无害论.....	330
郑板桥的两封家书.....	332

〔附录〕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	337
戴知贤：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始末	354
徐铸成：“阳谋”——1957	372
张占斌、孙建军：“三家村”沉冤.....	391

野百合花



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王实味

王实味 (1906—1947)

文学翻译家、杂文家。原名王诗薇，河南潢川人。1922年入北京大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和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抗战前夕去延安，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1942年4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整风运动时受到批判，后被捕，在行军途中被杀。

王实味被强加过三个罪名：“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罪名逐个得到纠正，最后由公安部在1991年2月7日作出的《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给予彻底平反昭雪。

野 百 合 花

前 记

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

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1928年春牺牲于她底故乡——湖南宝庆。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

底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底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底噩耗时起，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猛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有力！（在这歌啾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罢，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为了民族底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底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底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底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1942年2月26日

一 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对

上是必恭必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如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也不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底作用。

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罢。

二 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页》第十二期上，读到一位同志底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以为不然的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气，

……，”

“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脸色’，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物事；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于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叫嚷，感到从来未有过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底这种知足者长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是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嚣”）。消除这些现象底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的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的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么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底“牢骚”，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

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三 “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我们底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塞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削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